

羊皮卷励志经典

假如我拥有三天光明 Three Days to S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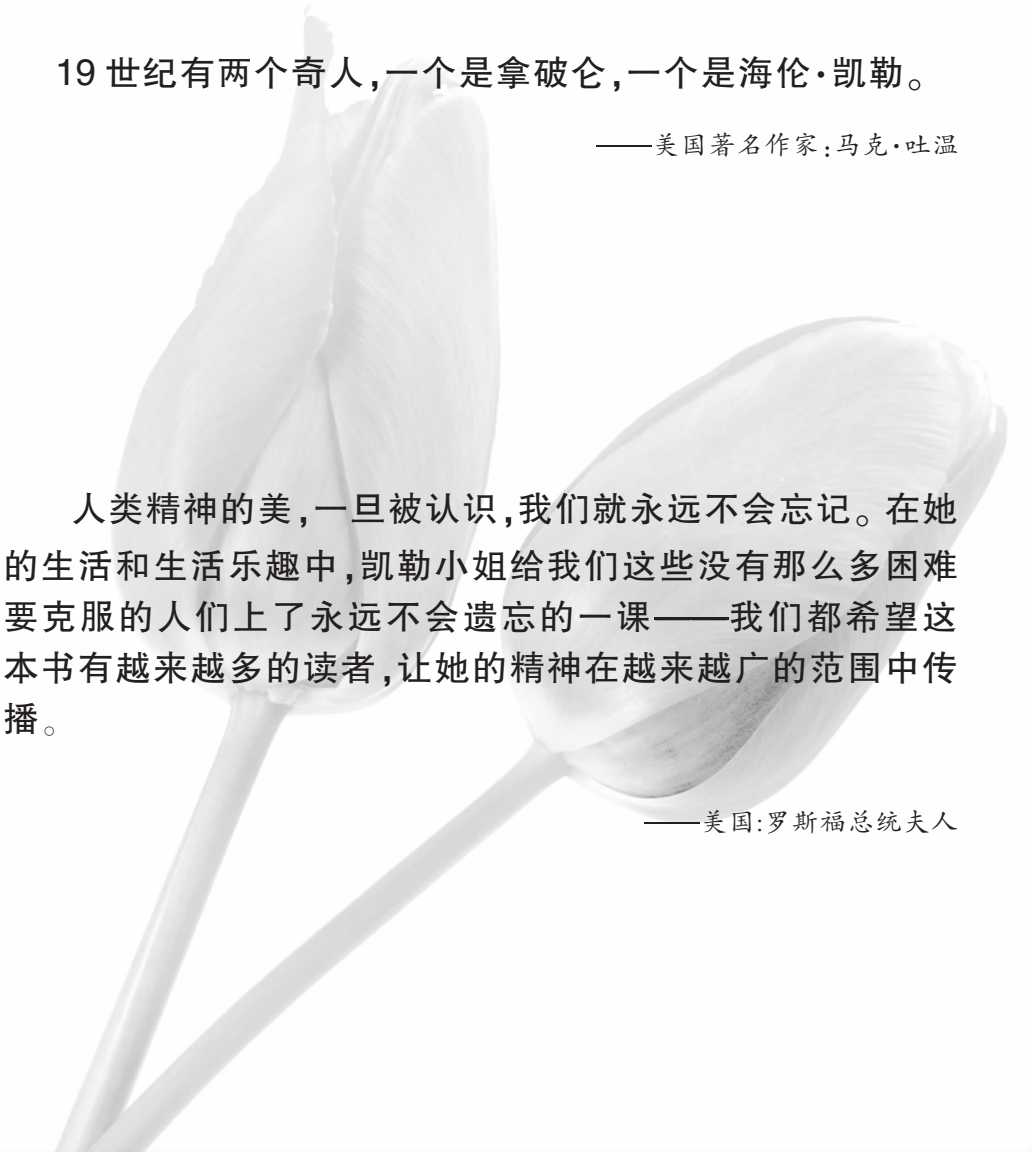


[美] 海伦·凯勒 / 著

丁文华 / 译

刘 雯 / 审订

感人至深的盲人自白 垂范千古的自强精神

Two white tulips are shown in a soft, grayscale style. One tulip is in the foreground, slightly to the right, and the other is behind it to the left. Their stems are long and slender, extending towards the bottom of the frame.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 color.

19 世纪有两个奇人,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

人类精神的美,一旦被认识,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在她的生活和生活乐趣中,凯勒小姐给我们这些没有那么多困难要克服的人们上了永远不会遗忘的一课——我们都希望这本书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让她的精神在越来越广的范围中传播。

——美国:罗斯福总统夫人

前言

知识就是光明

1882年，一名女婴因高烧险些丧命。她虽然幸存下来，但高烧使她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使她永坠无声的黑暗之中，她就是海伦·凯勒。这位在19个月时就既盲又聋的孩子，她没见过天高云淡、潮起潮落、花好月圆，没听过妈妈的喃喃细语、春雨的沙沙作响、鸟儿的浅歌低唱，她只凭手的触摸探索大自然，学习知识。尽管如此，她却创造了人间奇迹：不仅能开口说话，而且从鼎鼎有名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还发表了14部著作，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和演说家，创建多家福利机构，以自己的辉煌照亮了其他残障人的前程。海伦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震撼了全世界。

她之所以能够走出黑暗，取得伟大的成就，一方面是她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顽强的毅力；另一方面，同她的老师萨利文小姐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和海人不倦的献身精神是分不开的。萨利文小姐只身来到偏僻小镇，以她伟大的爱改变了海伦的一生；而海伦所创造的奇迹，又激励无数健康和残障的人改变了命运。上帝给了她无助的眼睛，她却给世界送来光明。

本书收录了海伦·凯勒的两篇文章：《假如我拥有三天光明》和《我生活的故事》。第一篇于1933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杂志上；第二篇是海伦·凯勒在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即1902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写成的处女作，以真实自然、生动诗意的笔触叙述了海伦生命之初21年的不凡经历。该书从1902年4月起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分五期连续刊载，1903年3月正式出版，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美国著名作家海尔博士评论说：“1902年文学上最重要的两大贡献是：吉卜林的《吉姆》和海伦·凯勒的《我生活的故事》。”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在编辑加工时，我们给《我生活的故事》的译文添加了小标题，以便读者欣赏时层次清楚，浏览时脉络分明，回味时胸有成竹。

“读一本好书就是与一颗伟大的心灵对话。”捧读海伦的书，不禁令人沉思：她一生最大的愿望仅仅是——给我三天光明！可很多拥有三万天光明的

人，又看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呢？她对知识是那么渴望，对大自然是如此热爱，对人间的温情是如此心怀感激，对上帝赋予的生命是如此珍惜，面对不幸从不绝望，面对挫折无比顽强，面对未来充满希望。她度过了生命的 88 个春秋，却把 87 个无光、无声、无色的无助岁月活得可歌可泣、有声有色、灿烂辉煌，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 20 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对比海伦，我们是如此幸运！上帝没有薄待我们，他给了我们智慧的大脑、灵巧的四肢、明亮的眼睛，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自己、不珍惜生命，也没有理由随波逐流、苟且偷生。

读本书，有助我们增修养，长志向，更热爱生活，更珍爱人生，更渴望知识。正是知识，帮海伦插上了翅膀，让她的精神在过去和未来飞翔；正是知识，为海伦安上了眼睛，使她看到了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神奇，看到了人类创造的文化的奇迹。正是知识，给海伦静寂的世界带来了声音、黑暗的岁月带来了光明！海伦的文章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洋溢着诗意，静静地品味，能让我们有多层次的享受！



假如我拥有三天光明 / 127

我生活的故事 / 136

第01章 身世、出生和病魔 / 136

第02章 寂静黑暗的幼年时光 / 139

第03章 寻求光明的旅程 / 142

第04章 恩师唤醒了我的生命 / 144

第05章 体验大自然的美妙和神圣 / 146

第06章 爱像天上温柔的白云 / 148

第07章 踩着老师的足迹 享受学习的快乐 / 150

第08章 令人兴奋的圣诞节 / 154

第09章 游览“好心肠的城市” / 155

第10章 畅游神秘的海洋 / 157

第11章 夏日南方老家的别墅 / 158

第12章 冬季到北方去玩雪 / 161

第13章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聋盲的孩子学说话 / 162

第14章 处女作让我蒙受冤屈 / 165

第15章 参观国际博览会 / 169

第16章 学习法语和拉丁语 / 172

第17章 前往纽约聋人学校学习 / 173

第18章 进入坎布里奇女子学校读书 / 174

第19章 在吉尔曼学校读大学预备班 / 178

第20章 考上大学 / 181

第21章 书海遨游乐作舟 / 185

第22章 爱好满人间 朋友遍天下 / 192

第23章 上帝乃万物之父 爱是人间之母 / 198

附录 海伦人生感悟 / 203

假如我拥有三天光明

我们大家都读过一些令人激动故事，在这些故事里，英雄人物往往只能再活有限的一段时光，有的长达一年，有的短到 24 小时。但是，这些快要走到尽头的人是如何度过最后的日子呢？这一问题总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我所指的这些人是行动自由之人，而不是行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的被判了刑的人。

这样的故事不禁让我们思考，在相似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作为终有一死的人，在那最终的几个小时内该安排什么事件，什么经历，什么交往？回首往事时，我们会找出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悔恨？

有时我想，以仿佛我们明天就会死去的心态来过好每一天，是个非常好的信条。这种态度深刻地强调了生命的价值。我们应该以温柔、充满活力和心怀感激的方式过好每一天，而当时间推移，在不可预知的未来岁月中，我们又常常失去这些为人准则。当然，也有人乐意采纳伊壁鸠鲁的信条：吃、喝和享乐（译者注：伊壁鸠鲁是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生活的主题是享乐，他的信条是：“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都会死亡。”），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被必将死亡的现实所折磨着。



海伦·凯勒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在故事里，英雄注定在最后一刻由于某种命运的突变而得救，但他的价值观却改变了。他更欣赏生活的意义和永恒的精神价值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生活或曾经生活在死亡阴影中的人们，他们把芳醇与甜美赋予到他们所做的每件事中。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把生命视作理所当然。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死的，但通常我们把那一天想像在遥远的未来。当我们身体健康时，死亡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很少想到它。时光在无穷的展望中流逝着，因此我们干着琐碎的事情，几乎意识不到我们对生活的倦怠态度。

恐怕，我们同样漫不经心地使用着我们所有的才能和感官。只有聋子才珍惜听力，惟有瞎子才能体会视力所致的种种幸福。这种结论特别适合于那些在成年阶段失去视力和听力的人们，而那些从没有遭受视觉或听觉损伤之苦的人却很少充分利用这些天赐的感官。他们对周围的景色和声音置若罔闻，满不在



乎，很少欣赏。还是那句老话，直至失去时我们才珍惜所拥有的事物，直到生病时我们才意识到健康的重要。

我常常想，如果每个人在他成年的早期有一段时间又瞎又聋，那倒是件值得庆幸的事，黑暗会使他更珍惜视力，寂静会教他享受声音。

我曾经询问过那些能看见的朋友们，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最近，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来看我，她刚从一片森林里远足回来，我问她观察到了什么，她答道：“没什么特别的。”如果我不是习惯了听到这种回答，我可能不会相信，很久以来我已确信：能看得见的人却看不到什么。

我不禁会问自己，在林中散步长达一个小时之久而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那怎么可能呢？我自己，一个不能看见东西的人，仅仅通过触觉，都能发现许许多多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感触到一片树叶那完美的对称性。我用手喜爱地抚摸过一株银色白桦那光滑的树皮，或一棵松树的那粗糙的树皮。春天，我摸着树干的枝条满怀希望地搜索着嫩芽，那是经过严冬的沉睡后，大自然苏醒的第一个迹象。我抚摸过花朵那令人愉快的天鹅绒般的质地，发现到它那奇妙的卷曲，它们向我展现了一些大自然的奇迹。有时我很幸运，当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一棵小树上时，还能感受到一只高声歌唱的小鸟的愉快颤抖。有时，我十分快乐地让小溪冰凉的水穿过我张开的手指流淌过去。对我来说，一片茂密的地毯式的松针叶或海绵一样的草地比最豪华的波斯地毯更受欢迎。对我来说季节的轮换是一部令人激动而永不谢幕的戏剧。这部戏剧的情节是通过我的手指尖表现出来的。

有时，我的内心在哭泣，因为我渴望看到这一切。如果仅凭触觉我就能感受到这么多的愉快，那么凭视觉该有多少美丽的东西会呈现在我面前。然而，那些能看见的人显然看得很少，把充满世间的色彩和行为视为理所当然。或许，这就是人性，对我们拥有的不怎么欣赏，而对我们没有的却渴望得到。然而，在光明的世界里，视力的天赋仅仅作为一种方便之用，而没有作为丰富生活的手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如果我一所大学的校长，我将会开设一门必修课——“如何使用你的眼睛”。这门课的教授应该试着演示给学生怎样用看到的在面前一闪而过的东西来增添生活的乐趣。这位教授应该努力唤醒人们潜在的和懒散的天赋。

也许我最好用想像来说明，如果让我拥有光明，比方说，仅仅有三天，我最想要看到什么。而且，当我想像的时候，设想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也只有三天的时间看东西，你该如何使用你的眼睛呢？如果你知道，当第三天黑夜来临以后，对你来说，太阳永远不再升起，那么你该怎样度过这得来的珍贵的三天光明呢？你最想要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自然最想看到的東西是我在黑暗的岁月里感觉最亲切的东西，你也会想

让你的目光停留在那些让你感到最亲切的东西上。这样，你就能把它们记住，并随你一起带到那铺天盖而来的漫漫长夜。

如果某种奇迹使我获得了三天光明，随后又沉陷于黑暗之中，我将把这段时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天

第一天，我想看到这些人，他们的善良、温柔和友情曾使我的生命焕发出了价值。首先，我想仔细地、长久地凝视我那亲爱的老师安妮·萨利文·梅西夫人的面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来到我面前，并向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我不仅要看到她脸部的轮廓，以便我能把它珍藏在我的记忆中，而且我还要研究这张脸，在那里找到富有同情、温柔和耐心的生动的证据，她就是以这种温柔和耐心完成了教育我的艰难的任务。我要看她眼睛里包藏的那种性格力量，这种力量使她在面临困难时那么坚定。我还要看她经常对我显露出来的对全人类的同情心。

我不知道怎样通过眼睛这扇“心灵的窗户”，看透一个朋友的内心世界。我只能通过指尖“看”到一张面孔的轮廓。我能察觉到他们欢笑、悲伤和其他许多明显的感情。我通过碰触他们的面部来了解我的朋友，但我不能真正地仅凭触摸描绘出他们的品格，我当然是通过其他方式来了解他们的品格，通过他们对我表达的思想，通过他们对我表露的任何行为，但我不曾对他们有更深刻的了解。我相信更深刻的了解是通过亲眼见到他们，观察他们对各种思想和情况的反应，注意他们的眼睛和相貌的直接的瞬间反应才能达到的。

我熟知我身边的朋友，因为在我面前他们长年累月全方面地表露了他们自己。而对那些萍水相逢的朋友我只有一个不完全的印象，一种来自于一次握手，来自于我的指尖从他们的双唇上感触到的他们所说的话，或者是他们在我手掌上轻轻抚拍中得到的。

对于你们这些视力好的人来说，通过观察微妙的表情、肌肉的颤抖、手的摆动，很快就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是多么容易又多么令人满足的事情。但是你是否曾经用你的视力去看透朋友或熟人的内在本质呢？难道你们大部分有视力的人就只是偶然地看看一张面孔的外部特征，却不再去进一步思考了吗？

例如，你能精确地描叙五个好朋友的面貌吗？有些人能够，但许多人不能。我曾做过一个实验，问过许多结婚很久的丈夫们，他们妻子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他们常常显得窘迫含糊，承认他们不知道。而且，顺便说一句，妻子们经常抱怨他们的丈夫不注意新衣服、新帽子和家庭摆设的变化。

视力健全的人很快就习惯了周围的日常事物，他们实际上仅仅看到惊人的和壮观的景色。而即使是面对那些最壮观的景象，他们的眼睛也是懒



洋洋的。法庭记录每天都暴露出“目击证人”看得多么不准确。一件事，被许多人从几个不同的方面“看到”，有些人看得多些，但很少有人看到视线之内的所有事情。

啊，如果我哪怕只有三天的时间看见光明，我将能看到多少东西！

第一天会是很忙碌的。我要把我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都叫到我这里来，长久地注视着他们的面容，把他们美好的一切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也该让我的目光



安妮·萨莉文老师

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脸上，以便我能抓拍到一个充满渴望和天真纯美的景象，这是一种没有经历过生活磨炼的人与生俱来的本性的美。

而且，我也想看看我那些忠诚的、令人信赖的狗的眼睛——那严肃、机灵的小斯科蒂、达基和那高大健壮、善解人意的大达因、赫尔加，它们热烈、温柔而顽皮的情谊对我是个巨大的安慰。

在这繁忙的第一天里，我也该看看我家的那些简朴小巧的东西。我想看看脚下地毯的温暖色彩、墙壁上的图画，和那些使这间屋子变成一个家的亲切的琐碎物件。我的目光还会虔诚地留恋在那些我读过的凸字书上，但我更渴望看到供那些能看见的人所读的出版物，因为在我生命的漫漫长夜里，我读过的书和别人给我读过的书已筑成一座巨大光明的灯塔，为我指明了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最深航道。

在能看见光明的第一天下午，我要长久地在树林里散步，让我的目光陶醉在大自然的壮观美景之中，在这几个小时里，我要拼命地吸收那永远向能看见光明的人展现的无穷的壮丽景色。从森林中远足回家的路上，可能经过一个农场，这样我便能看到那乖乖犁田的马匹（或许我只看见一台拖拉机！）和那些亲近泥土的人们的平静而安详的生活。而且，我要为绚丽多彩的落日余辉而祈祷。

当黄昏降临时，我会感受到双倍的愉快，因为能看到人造的光芒，这是自然规律使黑暗降临时，为扩大人们的视力，人类的天才所创造出来的。

在能看见的第一天夜晚，我是不可能入睡的，我脑海中将充满了白天的种种记忆。

第二天

次日——就是我能看见的第二天——我会随黎明一道起来，看那黑夜转成白昼时的激动人心的奇迹，我要怀着敬畏的心情去看那太阳唤醒沉睡大地的壮

观景象。

这一天，我要匆忙地扫视这个世界，探究它的过去和现在。我想看人类进步的盛大表演，想看时代变幻的万花筒。这么多的东西怎么能压缩在一天之内看完呢？当然，这只能通过参观博物馆。我经常参观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用手去触摸那里陈列的许多东西。但我渴望亲眼看到陈列在那儿的地球上这浓缩的历史和居民——那描绘得活灵活现的生存在各自本土环境内的动物和人类；在人类出现之前，很早就地球上漫游的巨大恐龙和乳齿象的骨架，人类以他小巧的身材和强有力的大脑征服了动物王国；动物、人类和人类使用的工具的发展过程的逼真展现，人类曾用这些工具在这个星球上建造安全的家园，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自然历史方面的东西。

我不知道读者中有多少人仔细观察过生动的博物馆中所展出的那些生动事物的全貌。当然有许多人没有机会，但是我相信，有许多人确有机会而没有利用。那里，确实是你利用眼睛的地方。你们能看见光明的人可以在那里度过许多硕果累累的日子，可是我只想像中的三天光明，只能是仓促地一瞥，匆匆而过。

我的下一站将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像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世界的物质一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示人类精神的无数侧面。在贯穿人类历史的全过程中，对艺术表现的追求就像人类对食物、住所和繁衍的迫切需要一样强烈。在大都会博物馆那宽敞的大厅里，在我们面前展示的艺术表达出了埃及、希腊和罗马的精神世界。我通过触摸了解雕刻的古代尼罗河土地上的众神，我摸过复制的帕台农神殿的中楣（译者注：帕台农神殿是希腊雅典城内的帕拉斯·雅典娜神殿，建于公元前447-432年间，希腊古建筑的杰出代表作品），我意识到向前冲锋的雅典武士的优美旋律。阿波罗、维纳斯和有翅膀的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译者注：该雕像现存于巴黎卢浮宫）都是我指尖的朋友。荷马那粗糙、长满胡须的面部使我感到无比亲切，因为他也是盲人。

我的手在栩栩如生的罗马和罗马时代晚期的大理石雕像上游离。我摸过米开朗基罗（译者注：1475-156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和诗人）雕塑的鼓舞人心的英雄摩西的石膏像；我感觉到罗丹（译者注：1840-1917年著名的法国雕塑家）的力量。我对哥特式木刻的热忱精神感到敬畏。这些可触摸到的艺术品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即使有些艺术品只能通过观看而不是触摸才能感知其含义，我只能猜度藏在我身后的美妙。我虽能赞美希腊花瓶简单的线条，但我对它的图案装饰却是迷惘的。

就这样，在我能看见的第二天，我要通过艺术努力探究人类的灵魂。从触摸知道的事情我现在可以看见了。整个宏伟的绘画世界将向我打开，从宁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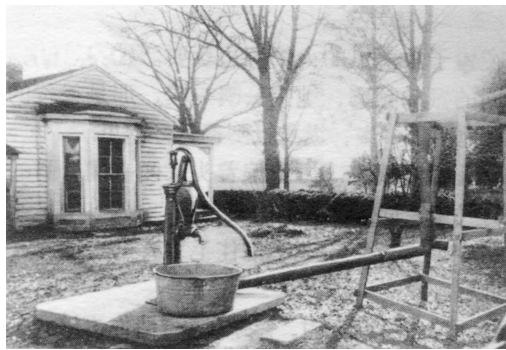


富有宗教献身精神的意大利远古作品到充满狂热梦幻色彩的现代派作品。我要仔细端详拉斐尔、达芬奇、提香（译者注：1477-1576年著名的威尼斯画家）和伦布兰特（译者注：1606-1669年著名的荷兰画家）的油画。我还要让眼睛饱享维罗纳（译者注：1528-1588年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那炽烈的色彩，研究埃尔·格列科（译者注：1548-1625年西班牙画家）的神秘，从科罗（译者注：1796-1875年法国风景画家）那里领略大自然的新视觉。啊，许多时代的艺术为你们能看见的人提供了多么丰富而有意义的画卷！

在我对这座艺术殿堂的短暂访问中，我将不能看到对你们开放的伟大艺术世界的细节，我只能得到表面的印象。艺术家们告诉我，要想真正深刻地鉴赏艺术作品，他必须训练眼力。他必须通过评价线条、构图、形态和色彩等方面的实践来学习。如果我有视力，我会多么幸福地从事如此迷人的研究！但是，有人告诉我，你们有视力的许多人的艺术世界是一片黑暗，未曾开发，未曾照亮。

我多么不情愿离开大都会博物馆，那里有开启美的钥匙——这美太被忽视了。而能看见的人却不需要到大都会博物馆去找到这把开启美的钥匙。在较小的博物馆里，甚至小图书馆的书架上的书本里也能找到相同的钥匙。当然，在我想像中能看见的有限时间里，我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挑选一个地方，让这把钥匙打开世界上最丰富的宝藏。

在能看见的第二天晚上我该在剧院或电影院度过。即使到现在，我还是经常去看各类戏剧表演，但剧情需要由一个同伴拼写在我手上。我多么想亲眼看到哈姆雷特的迷人形象，或者是那在艳丽多彩的伊丽莎白时代服饰中穿梭的福斯塔夫（译者注：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个滑稽喜剧人物）！我多想模仿优雅的哈姆雷特的每个动作，热情的福斯塔夫的每一个昂首阔步的样子！由于我只能看一个戏，这样，我就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几十部剧我都想看。你们有



海伦家门前的抽水机，就是在这里，海伦开始了她惊人的奇迹

力的人可以看喜欢的任何一部剧。我不知道，当你们观看一部剧、一场电影，或任何奇观时，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意识到并感激使你们享受到色彩、优美和动作的视觉的奇迹呢？

除了我手触摸到的有限范围，我享受不到有优美节奏感的动作。尽管我懂得一些节奏的欢快，因为当音乐通过地板产生振动时，我经常能感觉到它的节拍，可是我也只能模

糊地想像到一个巴甫洛娃（译者注：原苏联的著名女芭蕾舞演员）的优美。我想像得出有节奏的动作一定是世上最令人愉快的景象之一。我已能用我的手指摸索出大理石刻中的线条轮廓，从而获得这样一些感受；如果这种静态的美都是这么可爱，那么，看见那动态的美肯定更令人激动。

我最宝贵的记忆之一是，那次约瑟夫·杰佛逊（译者注：1829-1905年美国著名演员）表演完他心爱的角色瑞普·范·温克尔的动作和对白后，让我摸他的脸和手。我对戏剧只有这么一点贫乏的接触。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愉快的时刻。但是，我一定遗漏了许多东西，你们能看的人，从戏剧表演中，通过看动作、听台词，获得了多少喜悦啊！哪怕我只能看到一部戏剧，我都会知道怎样在我脑海中描绘出，我曾经读过的或通过手写字母向我转述的 100 部戏剧里的动作。

这样，贯穿我设想的拥有光明的第二天夜晚，我用手指读过的大量戏剧文学将在我的睡梦中涌现出来。

第三天

接下来这一天的早上，我将再次迎接黎明，迫切地要发现新的欢乐，因为我确信，对那些真正能看见的人来说，每一天的黎明都一定会展现出一种永恒的美。

按我设想出现奇迹的期限，这将是我能看见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我没有时间浪费在后悔或渴望中，要看的东西太多了。第一天我献给了我的朋友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第二天向我展示了人类和自然的历史。今天我将在现实平凡的世界里度过，济身到为生计奔忙的芸芸众生中去。人们在何处才能找到像纽约一样有着那么多形形色色、充满生机的人类活动呢？所以，纽约便成了我的目的地。

我从位于长岛森岗小区静静的家出发，这里，整洁的小住房被芳草绿树鲜花环绕着，妇女儿童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是城里辛劳的人们恬静的休息场所。当我驾车跨越东河的带花边的钢建桥梁时，我看到了一幅新的令人震惊的体现人类智慧和独创性力量的宏伟画卷。船只在河上鸣叫着来回穿梭——高速快艇和笨重的驳船。如果我能看见的日子更长些，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欣赏这洋溢着欢乐和生机的滚滚河流。

我向前望去，纽约迷人的高塔在我前面耸立，似乎是从童话故事走出的一座城市，多么令人敬畏而鼓舞的景象啊，这些闪闪发光的塔尖，这些石头与钢铁筑成的巨大堤岸，就像众神为自己修建的一样！这幅生气蓬勃的图景是千百万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它多看一眼？恐怕很少，他们的眼睛



对这辉煌的景象熟视无睹,因为他们对此太熟悉了。

我急忙攀上巨大建筑之一的帝国大厦的顶端,因为不久以前在那里,通过秘书的眼睛,我”看“到过下面的城市。我渴望把我的想像同现实作一番比较。我确信,展现在我面前的景观不会令我失望,因为对我来说它将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现在我开始周游这座城市。首先,我站在热闹的一角,仅仅是看着人们,试图从观察中来理解他们的生活。我看到笑容,我就感到高兴;看到庄严与镇定,我就感到骄傲;看到苦难,我就感到同情。

我漫步在第五大道上(译者注:第五大道是纽约曼哈顿区最繁华的商业大道,有许多高档精品商店),我的目光无法聚焦,所以我并不留意特别的目标,仅仅去看那瞬息万变的色彩。我相信那些川流不息的妇女们的服装颜色一定是我百看不厌的华丽奇观。或许,如果我有视力,我也会像其他大多数女人一样——对个人服装的式样和剪裁充满兴趣,而不注意人群的华丽色彩。我相信,我也会成为一个橱窗浏览爱好者,因为看陈列的无数美好的商品一定感到赏心悦目。

我从第五大道开始浏览整个城市——到花园大道,到贫民窟,到工厂区,到儿童游乐园。我通过参观外国居民区进行不出国的国外旅行。我总是睁大眼睛看所有的景象,既看幸福的,也看悲哀的,以便我可以深入探究和加深理解人们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我心中充满了人和事物的形象,我的目光不轻易错过任何一件小事,力求捕捉所见的每件事。有些景象是愉快的,让心里充满快乐,而有些是悲惨的。对这些悲惨的事,我并不闭上眼睛,因为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此闭起双目就等于关闭了心灵与大脑。

我能看见的第三天就要结束了。也许还有许多重要的追求需要我用剩下的几个小时去实现,但是,恐怕这最后一天的晚上我又会跑到戏院,去看一部欢快有趣的戏剧。这样我可以欣赏到人类精神中暗含的一种乐观。



安妮·萨莉文老师在海伦·凯勒的手中拼写字母,此照片大约摄于1893年

午夜,我那短暂的失明后的重见状态就终止了,永恒的黑夜重又回到我身上。当然,在这短短的三天中,我并没有看到我想看的所有事情,惟有在黑暗重又降临时,我才意识到有多少事情我还没有看到。但我的脑海里充满了这么多美好的记忆,以至我没有时间去后悔。此后,对每个东西的触摸都将留下那东西看起来是怎样的鲜明记忆。

如果你得知自己将遭遇失明时,也许,你并不同意我这篇简短的关于怎样度过三天光明的概述。

然而,我确信,如果你真的面临失明的命运,你一定会睁大双眼去看过去从未见过的事情,为你今后的漫漫长夜储存记忆,你将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去利用你的眼睛。你所看到的每件事会变得非常珍贵,你的眼睛会触及并捕捉进入你视线之内的每件事物。最终你会真正地看见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在你面前展现。



海伦与萨莉文老师正坐在花园里,她们在用手交流,照片摄于1894年

我,一个盲人,冒昧给能看见的人一个提示,给想充分利用视力天赋的人一个忠告:好好利用你的双眼,就好像明天你就会遭遇失明一样。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官能。去聆听悦耳的乐声,鸟儿的鸣唱,乐队强劲的旋律,就好像你明天就将遭遇失聪一样。去触摸你想摸的每个物体,就像你明天会失去触觉一样。去闻花朵的芳香,津津有味地去尝美味佳肴,就好像你明天再也不能闻到、尝到一样。更多地去体验每一种感觉:由于大自然的恩赐,使你可以通过几种接触方式,享受这世界所展现出的所有的欢乐和美感。但是,在所有的感觉之中,我相信视觉带来的一切才是最愉快的。



我生活的故事

第01章 身世、出生和病魔

我是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开始写我的生平故事的。我的童年笼罩着一层金色迷雾般的帷幕，在我把这层薄幕撩开时，我感到一种无端的犹豫。写作自传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当我试图把幼年最初的印象进行分类时，我发现时过境迁，事实和想像变得貌似而难辨。成年妇女总是凭想像描绘童年时的感受。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有些印象显得分外鲜明而生动，但是，其余的部分却模糊不清。何况童年时的许多喜悦和悲哀已淡忘了，而我早期教育中好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也随着后来若干个激动人心的重大发现而渺如烟了。因此，为了避免冗长乏味，我将试图把那些在我看来最为有趣和最为重要的情节描述出来。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叫塔斯康比亚的小城镇。

我的父系家族，是定居在马里兰州的瑞士人卡斯帕·凯勒的后裔。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位是苏黎世第一个聋哑儿童教师，曾写过一本专论聋哑人教育问题的书——这和我简直是个特殊的巧合。有句俗语说得好：为王为奴，皆非祖传。

我的祖父是卡斯帕·凯勒的儿子，他在阿拉巴马州“取得”大片土地，并最终定居下来。我曾听说，他每年都骑马从塔斯康比亚到费城去采购一次农业用品，我的姑母还收藏着他写给家里的许多信件，信中对这些旅行作了有趣而生动的描绘。

我的祖母凯勒的父亲亚历山大·穆尔曾是拉斐特将军的副官，她的祖父亚

历山大·斯波兹伍德是弗吉尼亚州早期殖民地的一位长官。她还是罗伯特·E.李将军的表亲。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是南部联军的一名上尉，我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比他年轻好多岁。曾外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苏珊娜·E.古德赫为妻，曾在马萨诸塞州的纽贝里居住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麻萨诸塞州的



海伦·凯勒的家园，是海伦·凯勒出生的地方

纽伯里波特，后来移居到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南部邦军，还当上了准将。他与露西·海伦·埃弗雷特结婚，与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系同一家族。战后，他家迁居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我被病魔夺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们一直住在一栋小房子里，总共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屋和一间仆人住的小屋。南方人有个习惯，就是在住宅近旁另造一座小房子作为附属建筑物，以备不时之需。这所住宅是我父亲战后建造的，他和我母亲结婚后就住在这里。整座房子都掩映在葡萄树、蔓生的玫瑰和金银花间。从花园里看去，俨然是一座凉亭，小小的走廊隐没在黄玫瑰和南方茯苓花之中。这是蜂鸟和蜜蜂最喜爱的嬉戏之处。

凯勒家的宅园距离这座小小的玫瑰凉亭才几步路。由于屋子周围的树木和栅栏上都爬满了美丽的英国常青藤，人称“青藤居”。它那古式的花园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

甚至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已常常摸索着坚硬的黄杨木篱笆，依靠嗅觉，找到春蕾初绽的紫罗兰和百合花。还有，在发过一阵脾气之后，我也到那儿寻求慰藉，把火热的脸庞掩藏在清凉的花叶和草丛之中。让自己陶醉在这花园里，无忧无虑地漫步，直到突然碰到一棵美丽的葡萄树，我摸摸叶子和花朵就能辨认出它，是花园尽头那摇摇欲坠的凉亭上的蔓藤——这一切是何等的快乐呀！这里还有蔓延的铁线莲，低垂的茉莉，以及一些罕见的蝴蝶百合，都十分可爱。这种百合因其脆弱的花瓣形似蝴蝶的翅膀而得名。但所有这些花卉中最可爱的当属玫瑰。我在北方的温室里从未见到过南方家乡生长的这种赏心悦目的蔓生玫瑰。这些玫瑰就像长长的花饰，悬挂在门廊上，清香四溢，丝毫没有尘土的气味。清晨，朝露初浴，它们摸上去是如此娇嫩，如此洁净，我不禁会想，这无异于上帝御花园的常春花。

生命伊始，我和其他的小生命是完全一样的。降临这个世界，观望着，挣扎着，就像家里出生的第一个婴儿惯常所做的一样。为了给我取个名字，大家展开了讨论，每个家庭的头胎孩子是不该轻易取名的，大家都强调这一点。我父亲提出给我取名为米尔德里德·坎贝尔，这是他深为敬重的一位先辈的名字，父亲还认为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我母亲却主张，我应该以外祖母未出嫁时的名字海伦·埃弗雷特命名。但是，父亲在抱我去教堂的途中，激动之余把这个名字给忘了；这也很自然，因为他本来就不乐意用



海伦·凯勒和她在波士顿养的小狗在一起，照片摄于1904年



这个名字。当牧师问他时，他仅记得曾决定以我外祖母的名字命名，而且把她的名字说成是海伦·亚当斯了。

人们告诉我，我还在襁褓中时，就表现出一种好学和自信的气质。看到别人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模仿一番。我六个月时便能喊出“你好”，有一天，还口齿相当清楚地说出“茶，茶，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即便后来得病之后，我也记得最初的几个月中学的一个单词“水”，就在我丧失说话能力以后，我还能继续发出一点“水”这个词的音。只是到我学会拼写这个单词之后，才不再用“哇—哇”的声音代表水。

他们告诉我，满周岁那天我已能行走。母亲刚把我从浴缸里抱起搂在怀里，我忽然被阳光下光滑的地板上婆娑的树影吸引住了。我从母亲膝上滑了下来，几乎跑着去捉那影子。冲动过后，我跌倒在地上，哭着要母亲抱我。

这些愉快的日子转瞬即逝。在短暂的春天里，知更鸟和模仿鸟唱着悠扬的歌曲，果实累累、玫瑰满园的夏天，金黄色和深红色的秋天，它们相继逝去，给热切、欢乐的孩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之后，在阴郁的二月，一场疾病夺去了我的视觉和听觉，使我坠入到犹如新生婴儿般的无知世界里。人们说我得了急性的胃和脑充血。医生认为我是活不成了。但是，一天清晨，高烧突然神秘地退了，就跟发作时一样。那天早晨，全家欢欣鼓舞，可是谁又料到，甚至连医生也不知道，我将永远失去视觉和听觉。



少女时代的海伦，照片摄于

1903年

我现在似乎还模糊地记得生病时的情形。特别是当我清醒时，母亲为减轻我的烦躁和疼痛而给我的抚慰是那样的温柔；还记得我从昏昏睡中被极度痛苦和迷乱搅醒，把干枯而又炽热的眼睛转向墙壁，从此离开了一度深爱的光亮，这光亮对我来说如此暗淡，而且一天比一天更暗淡。但是，除了这些短暂的记忆——如果真算得上是记忆的话，这一切都显得很真实，像是场恶梦。我渐渐地习惯了周围的沉默和黑暗，忘记了这一切本非如此，直到她——我的老师到来，使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然而在我生命的头十九个月中，我看见过宽广的绿色田野，明亮的天空、树木和花朵，这些印象是随后的失明不能完全抹去的。如果我们曾经看见过一天，那么，“这一天和这天所显示出来的一切就都属于我们了。”